

參加第三屆亞太地區 耳鼻咽喉科醫學會 (A.O.-O.R.L.)記實

王泰隆

醫科第六屆校友

現任榮總耳鼻咽喉科總醫師



一、又見阿丁

今天在中正大樓電梯口又遇見了阿丁(註)，我本能地想躲開他，但是身後跟著一大群上樓查房的住院大夫和實習大夫，不便自謀上路，只好和阿丁又碰上了。他身為歷屆綠杏社的總編輯之一，職業性地又開口要我寫一篇有關於參加國際性醫學會的觀感，再四天就要截稿。這真使我為難，只怪自己好吹牛，幾個月前當阿丁在本科實習時，讓他知道我去年七月間曾赴印尼巴里島參加第三屆亞洲太平洋地區耳鼻咽喉科醫學會，也上台發表了一篇論文「湯華爾特病(Tornwaldt's disease)」。

二、出國

我們中國人鼻咽癌的毛病最多，只要有懷疑，我習慣地對病人的鼻咽部都要詳加檢診。前年三月間在一個病人的鼻咽部偶然地發現囊狀腫大，觸之有波動感，在張副主任的指導下，翻閱書報，才知道是「湯華爾特病

是晚上，一定要接到我才放心。這兒地廣人稀，開了四十分鐘汽車，才到華人區，那兒像台北西門町一般熱鬧，我住的地方 City Hotel 就在該區的中心。他在附近一家粵菜館請我吃飯，雖然物美價廉，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在美味的菜肴中發現一條小蟲，心想在出國前內人硬拉我去打 γ -globulin，和傷寒預防針，沒有白打。吃完飯後去尋夢園，看回力球、逛賭場，雖非假日，這些地方也是熙熙攘攘。他說印尼人喜歡吃、喝、玩樂，他們無金錢觀念，有多少就花多少，好像天天在過年，難怪在此做生意的華人，個個都發達。

第二天七月十一日，一大早走出飯店的陽台，一眼望去，竟滿街都是席地而睡的浪人，看了英文早報，才知道五、六百萬人口的雅加達城中，有二十萬左右的浪人，印尼政府正傷透腦筋，不知如何安頓他們。上午九時，朋友來接我出門，我們開了一小時的汽車到 Bogor，先去有名的熱帶植物園，在那兒看到了食蟲草等台灣少見的植物。因為該地涼爽，印尼總統的行宮就在毗鄰，四週有高大的潤葉林，警衛森嚴，遊客是可望而不可及。回程在路旁大水塘上的飯店用午餐，池中的南洋鯽魚和鯉魚又大又肥，我們除了吃魚外，又點了「卡多卡多」，用手抓食，每人配有一小碗水，叫人邊吃邊洗手，頗不習慣。晚上榮總關大夫的哥哥來看我，他在雅加達做片商，與當地的娛樂界很熟，帶我去一家夜總會，該夜總會是集全市夜總會節目之精華，所有節目都是清一色的脫衣舞，並且每個表演都是來

自世界各地，相當精彩。回飯店後又在飯店頂樓看了一場午夜場電影，夜生活和台北大不相同。

七月十二日上午去 Dama Mini Jakata（印尼碩影公園）。以前台北的電視報導亞洲影展時，曾介紹過該園，佔地約有北醫校園的 20 倍大，內有許多陳列館，每一座館的建築代表一地區的建築，內部陳列著該地的文物，館與館之間有纜車、小火車和馬車等交通工具，任君選擇。我們坐馬車花了兩小時，走馬看花地逛一圈，對印尼的文化有了大概的印象。聽說我們政府計畫在圓山建設「中國文化城」，也是一種碩影公園。晚上朋友帶我到和台北圓環一般的夜市吃路邊攤，海鮮又大又美味；又去看跑狗，跑狗和賽馬一樣都是賭博的玩意，印尼人對它是如醉如癡，我也買了五張狗票碰運氣，結果都落失了。

四、巴里島

七月十三日上午在哈林機場遇見台大醫院的一群醫師，乃加入他們的行列，一切有旅行社的人安排，輕鬆不少。我們一起搭 Garuda 的班機，飛越許多小島，約一百分鐘後抵 Denpasar 機場。下機後馬上有大會的人員來接待，改搭巴士，穿過 Denpasar 市區，三十分鐘後到達會場，也是我們已訂好的飯店——Bali Beach Hotel。Denpasar 是 Bali 島的中心，Sanur Beach 是聞名世界的海灘，以平坦，海水清徹，風景美麗吸引遊客，從前有一部電影「南太平洋」就是在該島實地拍攝。海邊的觀光飯店中，Bali Beach Hotel 是

」，而且是一種罕見的病例，以後撰寫成論文，大膽地向第三屆亞太地區耳鼻喉科醫學會投稿，很榮幸地為該會所接受，來函邀請我赴會發表，有了邀請函和榮主任向輔導會的推薦，我終於奉派出國。

三、雅加達之行

七月十日中午我搭乘華航班機由台北出發，途經香港、新加坡直飛雅加達，到達雅加達哈林國際機場是當地時間（比台北晚兩小時）下午七點半。一下飛機，天空下著毛毛細雨，機場風也大，設備和服務都差，旅客要由停機坪自己走到入境檢查室，故每個人都淋濕了。初到赤道國家，反覺得冷。海關人員的檢查很馬虎，但是陋規不少，行李提取處也是一片零亂，服務人員唯恐拿不到小費互爭行李，我的兩件行李就因此而各奔東西，花了兩個小時，好不容易才踏入印尼國境，見到了來接機的朋友如見到救星。問他為何久等兩小時，不以為我不來了，他說雅加達治安不好，又



規模最大的一家，有汽艇、潛水裝備、游泳池、網球、保齡球，9洞高爾夫球場，以及夜總會等設備，只要鈔票夠多，可說各種享樂應有盡有。第三屆亞太地區耳鼻喉科醫學會在下午5點揭幕，來自亞太區域及歐美共22個國家，地區的耳鼻喉科專家330人同聚一堂，首先由大會主席Nizar醫師致歡迎詞，並有貴賓多人致賀詞，開幕典禮簡單而隆重。典禮後在游泳池畔有歡迎酒會，會中有巴里的地方舞蹈表演，頗為新奇。

七月十四日這一整天的題目是Otology，有很多好的文章和影片，但是大夥人都參加Goden Bali Tour去，幾天來都單獨行動，今天他鄉遇故知就成群去了。坐一整天的Tour bus，看了不少寺廟和土人的溪中裸浴。又參加大會安排的晚會，再看一場巴厘舞蹈劇，有如洋人看平劇，純看表演不懂劇情，直到回飯店研讀「

本事」後，才略知一、二。

七月十五日上午到講堂聽演講，這天的題目是Oncology，一般頭、頸、腫瘤的研究，以日本人的研究報告最多，唯獨鼻咽癌還是中華民國的報告最出色，杜教授的「鼻咽癌的預後」一文頗得與會專家的讚賞。該文病例最多，分類清楚，追蹤詳細，雖然E. B. V. (Epstein-Barr Virus) 與N. P. C.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的關係尚不清楚，但是測定Anti-VCA. (Viral capsid Antigen) 可推定病人的豫後情形。其他像Malignant Granuloma (惡性肉芽腫) 的研究也引起專家們的興趣。

聽了一上午的演講，有如上了一天的課，下午偷閒和侯兄(北醫校友)下海游泳。沙灘的風光絕佳，比基尼裝很普遍，上空洋妞也不稀奇。晚上去參加BANQUET，全體會員赴

Hyatt 飯店吃印尼大餐，酒量不行的我，多喝了一杯白蘭地就暈暈沈沈。為了明天的演講，還是開夜車到

七月十六日上午和大夥兒搭船到附近的烏龜島，生平第一次坐帆船，完全利用風力航行，來回約五小時，島上土人像我們鄉下養雞一樣，在屋旁用竹子圍成簡落的龜舍。大海龜，逢節日才宰來吃，每隻大海龜重逾百斤。下午準時到講堂上台演講，也許因為我有可能是與會的中最年青者，如果僅和提出論文的醫師比更是年青，主席Dr. Buemor Sambe 從頭到尾都以奇異的眼光看我，我很鎮靜地用英語配合幻燈片表完我的論文「Tornwaldt's disease」，他們對此罕見的病例很感興趣，提出一些問題，我都一一詳細解答，一些日本醫師聽不懂英語，有位澳籍日人替我們翻譯。所以能參加國際性醫學會，英語能力很重要，國內用英文教西醫，有些好處。完後一身輕鬆，馬上回房換下西裝跳下飯店內的游泳池，游個痛快。教授跑過來，給我拍了幾張照片，微黑的皮膚和笑容，使我想起他九前在北醫給我們上課的情景，我覺得他並沒有改變，而我自己却大腹微凸，游泳也沒有像九年前那樣輕快。

晚上再去看一場大會安排的土人舞，這一場和前兩晚看的不大相同，有一、兩百個年青的土人拿著火炬表演，有如以前我在成功嶺參加戰鬥團會排演的土人舞。因為不懂語言，還是看不懂。

七月十六日，大夥兒一大早邁步



去逛 Denpasar 市區，買紀念品。我因為要搭乘中華班機的關係，那天中午必須離開 Bali，回 Jakarta，不敢再和他們出門。上午和杜教授去聽演講，題目是 Laryngology，日人 Dr. Saito 的 Functional microsurgery of Larynx 的臨床經驗談叫人折服。中午我回房間整理行李時，杜教授跑來看我，要我一起在洋台拍照留念。因為我下午就要離開，他關照我以後的日子單獨旅行要處處小心。

下午我搭乘 Garuda 的飛機回 Jakarta，事先也約好朋友來 Halim 機場接機，不巧下機後看不到他。這是第二次來 Jakarta，膽子較大了，獨自叫了 Taxi 進城，到 City Hotel，他已替我留下房間，洗完澡他才回來，他說他去了機場找不到我。晚上去海口吃海鮮，這兒和高雄一樣有整條街的海鮮店。來印尼已一週，比較印尼化了，海鮮是大口地吃，生冰塊加汽水也敢大口地喝。

五、訪問新加坡、曼谷和香港

七月十八日上午搭乘華航班機到新加坡，機場秩序井然，計程車照表收費，雖然要給一點小費，還算公道。我下榻 Hotel Supreme 住了兩天，頭一天先去「移民廳」，辦好入出境手續，逛紅燈碼頭，晚上去看一親戚，他們全家陪我去市郊的俱樂部玩，那兒有高爾夫球、電影院、保齡球，和游泳池等設備。游泳池是奧林匹克標準型，目前台北還沒有這樣好的泳池，叫我驚奇的是露天的泳池，居然沒有一隻蚊子來干擾，難怪他們都

習慣晚上去游泳。第二天一大早獨自搭上 174 公車去南洋大學參觀，這個中文大學在台北常聽朋友提起，給我的印象和台中東海大學差不多。下午去參加旅行團 Jurong Bird Park，坐印度阿三開的小火車繞圈一週。火車進行中，播放著錄音帶，用英語說明各種鳥類。不像台北的圓山動物園叫人爬上爬下，也沒有人給遊客說明。

七月二十日再搭華航班機到水上之都曼谷，到機場沒有朋友來接機，事先聽說泰國的一般 Taxi 不老實，因此我去找機場的 Taxi Servia 買票到 NARAI HOTEL。沒想到 Taxi Service 的 Taxi 也不老實，他把我看成日本的觀光客，沿途用日語向我推銷「馬殺雞」女郎，不把我帶去 NARAI HOTEL 而硬把我帶去一家「馬殺雞」院。因為怕上賊船，只好再加小費美金兩元買他的老實，把我帶到 NARAI HOTEL。我在泰國也住了兩天，除了第二天上午參加觀光團去遊水上市場外，其他的時間都被盛情的泰國朋友佔去，用車子帶我到處逛。這個水上都市號稱東方的威尼斯，而我却發現她的面積陸上不比水上少。

七月二十二日中午再搭華航班機到東方之珠香港，因為同事中有兩位家住香港，所以來前我對香港已認識不少，雖然在此地以搶劫聞名，我想不至於在大街上搶我這個男子漢。雖然天已黑，沒有朋友來接機，我還是一人坐 Taxi 到富都酒店，這個酒店號稱「台灣之家」，因為台灣去的人習慣住這裡。我在香港住了五天，除了

坐 Peak Train 上 Vitoria Peak 和搭火車去中大坐船遊 Toloharbour 外，其他的時間，都花在百貨公司裏，太太要的東西一件件地買，依她的訂單，只有把身上的美金全花光，才算買完。忙中曾偷閒看兩場電影，這兒的影片幾乎都不剪，Play boy 一類的書刊是垂手可買到，加上沒有死刑，難怪治安一直不好。

六、觀感

第三屆亞洲太平洋區耳鼻喉科醫學會已結束了，與會者除了亞太區的人士外，歐美各國也有很多專家來參加，可謂耳鼻喉科群賢大會師，所提出的醫學論文達 125 篇，而醫學影片有 25 部。下屆大會四年後將在澳洲雪梨舉行。我們中華民國雖然曾主辦過上一屆大會，但是這一屆大會的代表團人數只有 11 人，遠不如日本、澳洲，和地主國印尼，在 125 篇論文中，我們也只佔了兩篇（杜詩綿教授和我各提出一篇），在此國際形勢急劇惡化，多項國際活動有排我納匪之勢時，政府應該主動地鼓勵國內醫師多出國出席國際性醫學會。

走訪東南亞各地，所到之處，常常被看作日本人，很不舒服，可能是日人觀光客比亞洲其他國家來得多之故。希望政府在發展寶島觀光事業之時，也要考慮核發觀光護照，讓我們的好國民也有機會名正言順以觀光之名出國旅遊，給世界各地的人士知道黃種人的觀光客除了日本人外還有我們中國人。

註：綠杏第 23 期總編輯

